

荆榛剧作选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荆榛剧作选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内 容 说 明

书名题字:贾平凹

封面设计:达理

责任编辑:周育英

荆榛剧作选

荆榛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经销

国营五二三厂 印刷

436千字 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18印张 2插页

1993年8月第1版

199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,000册

ISBN7-104-00609-5/I·262 定价:平12.80元 精16.80元

新登(京)字第150号 邮政编码:100086



作者

目 录

✓红烛泪（四幕剧）（ 1 ）

✓碧血忠魂（六幕十场剧）

——刘志丹传奇（ 99 ）

✓名将·功臣·死囚（四幕四十四场剧）

.....（ 181 ）

✓大灾星（三幕五场剧）

——月夜迪斯科（ 261 ）

✓女人进行曲（三段体通场式间断的喜剧）

.....（ 343 ）

✓展翅凌云（独幕剧）（ 413 ）

附 录

✓让青春闪光（独幕剧）（ 443 ）

✓谁是谁非（三幕剧）（ 481 ）

四 幕 剧

红 烛 泪

(1978)

人 物 石 峰 冷丽玫 石冷玉 宝 宝

田 母 田春生 沙落尘

时 间 已经开始被淡漠和遗忘的年月。

地 点 中国——观众身边。

第 一 幕

时 间 农历腊月廿三日，风雪黄昏。

地 点 石峰家之会客厅。

布 景 座落在繁华闹市区林荫幽深处的独幢小楼。楼房建筑的外粉刷虽因岁月和风雨的侵蚀，有些陈旧了；但是，那浮雕精美的门柱、攀缘满壁的常春藤、水磨石的花池和铁栅栏围墙，以及富丽堂皇的宽敞客厅，却显示出非同凡俗的气势，标明了楼房主人特有的身份。

〔剧情就从小楼一层的会客厅里展开。

〔会客厅宽敞豪华——高大的落地窗，红丝绒的窗帷上挂着勾花的纱帘。精美的吊灯和壁灯交相辉映。墙壁角柱是雕花的，壁顶装饰是雕花的，通往二楼的楼梯扶手也是雕花的。客厅里摆设着沙发、写字台、书橱和古玩架，电视机、落地式收音机、电话机、地毯等一应俱全。墙壁上悬挂着郑板桥的字、石涛的画。尤其引人注目的是，写字台旁边特制的玻璃橱里，堆放着五谷标本和工业产品。

〔客厅一侧有走廊通向厨房。

〔窗外，红梅傲雪；室内，碧草报春。

幕 启 北风呼啸，云帷低垂，疏落的雪花随风飘洒。

〔石冷玉手拿镜子，整理着披散在肩头的长发，从楼梯上走下来。

〔石冷玉是这样一位姑娘——她身材苗条、容貌艳丽，晶莹的大眼睛总是潮润润的，倍加显现女性的柔媚和风情；但她那棱角清晰的前额和眉骨、挺直的鼻梁、轮廓鲜明的唇线，却又给人以严峻刚毅之感。石冷玉的性格一如她的形象那样难以捉摸，她有时腼腆寡言笑，有时泼辣善戏谑，真真假假，真假难分；所以，她的一些朋友将她喻为“水”，她的另些朋友又将她喻作“火”。她自我解释道：“我既不是水，也不是火；我就是矛盾，矛盾就是我”。她待人接物的举止不失“名门闺秀”的风范：端庄娴静、洁身自重；可是，当她在父母面前嗲声嗲气撒娇时，又颇有些“小家碧玉”的特色……然而，作者所能告诉观众的仅是——石冷玉有着一切美丽可爱的现代姑娘们所共有的优点和缺点，不同的是，石冷玉还有着更为深沉和复杂的内心世界。

石冷玉 （向厨房）妈！妈——你来嚟！（烦躁地坐进沙发，指着镜子里的自己）宝贝，你真讨厌！（嫣然而笑）

〔冷丽玫幕后声——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〔冷丽玫腰系围裙，急步走上。

〔冷丽玫衣着整洁入时，虽然已是“半老徐娘”，但是，鉴于早年的节制生育，她依旧保持着健美的体态和可人的姿容，堪称“风韵犹存”。不难看出，石冷玉脸上刚毅鲜明的轮廓线，都是从她这里继承的宝贵遗产。如果不是她鬓边大煞风景的一绺银丝点缀出岁月痕迹，人们大概会误认为她是石冷玉的姐姐。她言谈得体、举止有度、精明能干，是家庭的主人，丈夫的

首长（当然，这只限于在家中）。遗憾的是，随着岁月和生理机能的变化，冷丽玫的性格也变成“更年期”的“进攻型”性格了——在穷追着进攻目标的同时，还爱不停地罗嗦着。唯一的例外是，冷丽玫在“心肝宝贝”的独生女儿面前，却表现出极大的温存和顺从，仿佛她不是女儿的妈妈，而是妈妈的女儿。

〔寒鸦聒噪。〕

冷丽玫 来了，来了——我的心肝宝贝！（向厨房大声地）张妈，你先拌葱油鸡、姜烧虾段、酱牛肉和麻辣粉皮那几盘凉菜，把凉拌豆腐留给我做！（急至落地窗前）去去去去——该死的乌鸦，喜鹊不来，你来干嘛？（走到石冷玉身旁坐下）小祖宗，你又有啥不顺心的事了？

石冷玉 头发！再有半个钟头，爸爸和客人就该来了，可……妈，你说我这头发该梳成什么样的？（蹬掉高跟鞋）穿上这个真别扭，要是让爸爸他们看见了……（笑）

冷丽玫 他呀——思想僵化！（拿起高跟鞋）样子是笨了些，可刚恢复生产，还挺难买的，你先凑和着穿吧。（为石冷玉梳头）

石冷玉 爸爸为什么要在今天请客？

冷丽玫 今天是他五十五岁生日。十年了，整整十年，年年腊月廿三，他都叨叨着要过一次生日，还要盘凉拌豆腐……（叹气）唉！（笑）豆腐……这一天总算盼回来了——老头子官复原职，这幢小楼也还给咱们家了！（稍顷）可也怪，你爸爸今天一不请老战友，二不请老同事，单单请了个田春生！今天大清早，他在北京临

上飞机前又专门来个长途电话，特意嘱咐两件事儿——请田春生和凉拌豆腐。

石冷玉 妈，你说，爸爸为啥要请我春生哥？

冷丽玫 谁知道！小玉，你这头发最好烫成大波浪。

石冷玉 烫发？哼——别惹事了！（稍顷）今天，我回家的路上，一辆“雅马哈”蹭着人行道慢慢开，那个骑摩托的死皮赖脸盯着我……

冷丽玫 他长得啥模样？

石冷玉 个子比春生哥还高。浓眉大眼，戴着一副秀郎式玳瑁眼镜，穿进口雪花呢大衣，咖啡色毛料裤，三接头黑皮鞋，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。

冷丽玫 你和他搭话了？

石冷玉 他笑迷迷地对我说“美丽的姑娘，我好象见过你！”我问“在哪儿？”他回答“梦中”。我朝地上啐了一口，告诉他“大白天的，别说梦话了”。然后，我就跑了……（笑）真逗！

冷丽玫 这个小流氓！一会儿，让你爸爸给公安局打个招呼。

石冷玉 妈，那个人说他是春生哥他们厂的。

冷丽玫 那就更好办了，我直接找他们厂的头头儿，查一查。

（稍顷）小玉，咱们娘儿俩谈个知心透底的体己话，你年岁不小了，别成天疯魔般没个正形的老是和田春生泡在一起，惹是生非的。你该正经找个好对象了。

石冷玉 我不听！春生哥有哪儿不好？人家都快考上研究生了。

冷丽玫 真的？孩子倒是个好孩子，可……唉！

石冷玉 妈，要是没有春生哥和我瞎干娘，我还能活到今天？

冷丽玫 我知道，人家母子俩是你的救命恩人。

石冷玉 所以，我偏要和春生哥好，好一辈子！

冷丽玫 傻丫头，又说疯话了——你不找对象可以，人家田春生还要结婚呢。

石冷玉 我……（撒娇地）我不准他结婚！（电话铃响，接电话）哪里——门房？嗯……对，他是我爸爸请的客人，马上放他进来。（放电话）妈，我春生哥来了，你快点给我把头发梳好。快，快些哩！

冷丽玫 可，这讨厌……的头发。（编辫子）

石冷玉 （照镜子）难看死了！（拿起剪刀将辫子剪断）

冷丽玫 你……疯了？！

〔田春生推门进屋。他穿着油垢的工作服，肩头铺满雪花，怯生生地看着冷丽玫和石冷玉傻笑。

〔的确，田春生有些傻——傻大个，傻长相。他粗手大脚，厚厚的嘴唇和不大的眼睛形成反比；有意思的是，厚唇大嘴异常笨拙，明亮小眼却特别灵敏。田春生怕见领导，怕见生人，尤其怕和女同胞单独相处。然而，这又恰恰是现代姑娘们喜爱的基本特点——老实听话。在田春生的心目中，石冷玉是他甘愿为之当牛做马、上刀山下火海的神圣偶像。就和天下所有倒霉的痴情男子一样，田春生认为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使自己的爱人幸福。爱情，就是他和石冷玉的整个现实世界。表现形式的不同仅是——爱情使石冷玉变得更加聪明活泼，却让田春生变得更加笨拙。田春生就是以笨拙的爱赢得了石冷玉灵巧的心。

〔此刻，田春生正是以这种笨拙的情态站在门口。

〔石冷玉脚穿一只高跟鞋，连蹦带跳地奔向田春生。

石冷玉 （为田春生掸雪）看你这满身雪，怎么不穿大衣？你呀……简直和小孩一样。

冷丽玫 先看看你自己象不象是二十三、四岁的大姑娘？春生，我们小玉听说你来了，急得把辫子都给剪了。（叹气）唉！（端详田春生）你怎么满身都是油呢？

田春生 阿姨，我……刚下班。

冷丽玫 你们俩可真是天生地配的一对活宝！（向石冷玉）也不知道你爸爸和我作了什么孽，生下你这个又疯又傻的丫头。

石冷玉 （笑）妈，你不是常说我疯的象你，傻的象爸爸吗？

冷丽玫 我……哎呀，鱼，我的鱼！（大声地）张妈，鱼煎糊了！（欲下）

石冷玉 妈，你等等。（从田春生挎包里取出饭盒）给我装满菜，不要带骨头带刺的。

冷丽玫 你呀，又不是老太婆！（接饭盒下）

〔石冷玉向冷丽玫背影作了个鬼脸，扑进田春生怀中。

石冷玉 （轻声地）你让我等的好苦……

田春生 我们厂六点钟下班，出厂门三分钟，路上七分半钟；（指挂钟）你看，现在才刚刚六点十五分。（稍顷）小玉，我坐一会儿就走，风大雪紧，妈还等着我挑水做饭呢。

石冷玉 不行——你是爸爸今天专门请的客人！再说，咱俩的事儿，也该向我爸爸宣布了。瞎娘的饭，我不是已经把饭盒给我妈了嘛。

田春生 可……

石冷玉 春生哥，把我抱到沙发上。快——你没见我还光着脚

呢嘛！

〔田春生笨手笨脚的将石冷玉抱到沙发跟前放下。〕

〔石冷玉拿起镜子，递剪刀给田春生。〕

石冷玉 帮我把后面的头发剪剪。

田春生 我……不会。

石冷玉 那有啥难的？剪头发和做家俱一个道理——横平竖直。

我过两天把头发烫成大波浪，好吗？

田春生 （站在沙发后，为石冷玉剪头发）好。只要你高兴，烫成什么样子都好。

石冷玉 你们厂调资评级的名单公布了没有？

田春生 没有。我希望不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的情况。

石冷玉 没关系，我妈妈是你们局的劳资处长。

田春生 别……我不作那个梦。

石冷玉 可你却作了另一个梦。

田春生 什么梦？

石冷玉 （笑）和我结婚。（调皮地）你想过没有——我不仅要吃饭穿衣，还爱听音乐会和吃巧克力，我喜欢一切形式的物质享受。你这个二级工，拿什么供我挥霍？

（稍顷）别忘了，你还有位双目失明的瞎妈妈。

田春生 我个子大，有力气，也能吃苦；为了你和瞎妈妈，我可以拼命加班加点地干。

石冷玉 你……告诉我，春生，你是不是为了我，才决定报考研究生的？

田春生 幸福美好的生活，应该用自己的大脑和双手去创造。

石冷玉 （拉起田春生的手）这是做家俱伤着的吧？

田春生 （点头）没啥。（欲抽回手）

石冷玉 （思索有顷）你看这幢小楼漂亮吗？

田春生 从小到现在，我作梦都没有梦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。我刚才还以为走错了门呢。小玉，你知道吗——我家就是借这座小楼的后墙盖起来的。咱们两家只隔了一道高墙，可是，却离的那么远。（自语地）什么时候能把那堵高墙拆了就好了。（稍顷）这儿真的是你们家吗？

石冷玉 嗯——前天才还给我爸爸的。十年前，我们家就住在这儿。其实，根本不用拆墙，这儿也是你的家。

田春生 我的家？

石冷玉 对。我在楼上有三间房，等咱们一结婚，你就把瞎娘接过来住。

田春生 石伯伯和冷阿姨同意吗？

石冷玉 没问题——他们只有我这一个女儿。

田春生 可是，妈妈和我不会同意的。

石冷玉 为什么？

田春生 从小，妈妈就告诫我——“永远不要靠近不属于自己东西”。小玉，我一定要把你接到我家，接到咱们自己的家里去！

石冷玉 要是我爸爸和妈妈反对呢？

田春生 不会的。我知道，你爱瞎妈妈和我！

石冷玉 （娇嗔地）你……真坏！（将田春生拉到身边坐下，拉其手贴紧自己面颊）别再加班加点做家俱了。

田春生 我不忍心让你跟着我受贫寒。

石冷玉 那有啥，人世间的贫寒和冷酷我早就领受过了！（回忆地）你还记得吧——十年前，我爸爸和妈妈被关进

“牛棚”、隔离审查，我也被“扫地出门”，失去了温暖的家；风大雪紧，我饿着肚子，穿着单衣在大街小巷游荡。爸爸妈妈先前的朋友和同事，有的落了难、自身难保，有的翻脸不认人、落井下石；我那时还不满十四岁，举目无亲，无依无靠。天黑了，我又冷又怕，蹲在一间烂草棚的窗户下面哭。这时，你瞎娘从草棚里摸出来，把我领进了你们家……（拭泪）

田春生 小玉，不要再想那些伤心的往事了。

石冷玉 不——我要想！（继续回忆）从那天晚上开始，我就和你瞎娘肉贴肉地睡在一张破木板床上；而你，却睡在墙角的麦草堆里。为了逗我笑，你在麦草堆上翻跟头，说你睡的是“弹簧床”。整整三年，瞎娘靠拆线头、糊火柴盒和纳鞋底供咱俩生活；直到咱们下乡插队，她还时时接济我。瞎娘怕你和社会上的青年学坏欺侮我，她逼你跪在地上发誓——绝不碰我一指头；她还让咱俩结拜成干兄妹，要你向我保证——一辈子都象哥哥对妹妹那样爱护我。（稍顷）春生，你说瞎娘当初为什么要冒着风险收养我？

田春生 我妈常说——“狼都不吃狼，人为什么要伤害人呢？”

石冷玉 狼……（叹气）唉，瞎娘要是能亲眼看见咱俩现在这样子就好了。（思索地）春生，她眼睛是怎么瞎的？

田春生 我怕妈妈伤心，从来没敢问过。（取出一双紫红棉鞋）这是我妈摸瞎给你做的。你试试。

石冷玉 （试鞋）刚好——穿着真舒服！（喜悦地）春生，过几天咱们结婚的时候，我就穿这双棉鞋。

田春生 过几天就结婚？